

有与无

美赫巴巴 著

田心 译

田心 译自

The Everything and The Nothing by Meher Baba, 1963.

目录

1 爱者与被爱者	1
2 酒与爱	1
3 爱的阶段	2
4 爱的礼物	3
5 爱女人与爱上帝	4
6 神羞见陌生人	4
7 绝对的诚实	5
8 变得无脚无头	6
9 无旅之旅	6
10 好奇与怀疑者	7
11 三类廉价的体验	8
12 有三类的.....	9
13 不要寻找，你就找到	11
14 神在寻找	11
15 潜水采珠者	12
16 四个旅行	13
17 卖酒者	15
18 无限者是赛古鲁	16
19 神圣佯装	19
20 困境	19
21 知识的传授	20
22 知识的类型	21
23 介绍	22
24 撒唔斯语录	22
25 不要缺席	24
26 要我想要的	24
27 你的服从礼物	25
28 神圣的回应	26
29 疑问的头脑	27
30 醒梦状态到真醒状态	31
31 我是无限意识	34
32 我是歌	35
33 无限知识	35
34 宇宙身体	36
35 瞬间知一切	37
36 知与不知	37

37 意志与烦恼	38
38 我胸口上的玩笑	39
39 知识	39
40 表演家摩耶	40
41 在实在与幻相的交叉点	41
42 我点一下头	42
43 神圣游戏里的玩具	43
44 惟有神是	44
45 骤变	47
46 被念记与被遗忘者	47
47 问题与答案	47
48 百分比	48
49 帕若玛特玛里的无数阿特玛	49
50 一与零	51
51 唯一原始真无	52
52 创世的过程	54
53 物质主义的梦幻	54
54 当下	56
55 是	56
56 无限个体性宣称不分一体性	57
57 三种状况	58
58 真理属于神，律法属于幻相	59
59 大知、大能和至乐的影子	60
60 世界是座牢狱	60
61 无限存在中的无目的	61
62 心意识	62
63 阿瓦塔的工作方式	65
64 忘却并宽恕	68
65 无知的化身	69

1 爱者与被爱者

神即爱。爱必须爱。要爱就得有被爱。但因神乃是无限永恒的存在，除了自己外，他别无可爱。为了爱自己，他必须将自己想象为（他作为爱者所想象的他爱的）被爱者。

被爱者和爱者意味着分离。分离制造渴望；渴望导致寻找。寻找的范围越大，程度越强，分离就越遥远，渴望就越严重。

渴望最为强烈时，分离也达至极限，分离的目的实现——爱将自身体验为爱者和被爱者；合一随之而来。结合达成时，爱者便知道他自己一直就是他所爱的、且渴望与之合一的被爱者；他还知道他所克服的一切不可思议的困境，都是他给自己在道路上设置的障碍。

达到结合难乎其难，因为不可能成为你已然是的！结合只不过是知道自己即唯一者。

2 酒与爱

苏非教的大师诗人们常把爱与酒相比。酒是爱的最佳譬喻，因为二者都令人陶醉。但酒让人忘记自我，爱却让人实现大我。

醉酒者和爱者的行为相似；二者都漠视世间的行为标准，且不关心世人的看法。但二者的过程和目的却大相径庭：一个引向隐秘的黑暗与否定；另一个则赋予灵魂翅膀飞向自由。

醉酒者的陶醉始于一杯酒，这让他兴高采烈、心情放松，给他一种新的人生观，承诺他忘却日常的烦恼。他一杯续一杯，直到整瓶喝

干；从聚饮到独饮，从遗忘到混沌——实质上属于神的原始状态，但对醉酒者仅仅是空虚昏迷的混沌——他睡在床上或街沟里。他在失落的黎明中醒来，成为世人所厌恶和嘲笑的对象。

爱者的陶醉始于一滴神爱，这让他忘了世界。他越饮越接近至爱，也越感到自己不配至爱的爱；他渴望将自己的生命献祭于至爱的足前。他同样不知道自己是睡在床上或是街沟里，也成为世人所嘲笑的对象；但他安住于喜悦里，至爱的神照料着他的身体，无论环境还是疾病都碰不了他。

在很多这样的爱者中间，只有一个面对面地看见神。他的渴望成为无限；他好似被扔在海滩上的鱼儿，跳跃着蠕动着，欲重归大海。他看见神无处不在，无物不在，但他却找不到结合的大门。他所饮的酒变成大火，他在火中不断地燃烧，喜悦而痛苦。大火最终成为无限意识之海洋，他淹没于斯。

3 爱的阶段

情欲褪去，爱即出现；从爱中诞生渴望。在爱里永无满足，因为渴望不断增加，直到它变成一种痛苦，唯有在结合里痛苦才会止息。唯有与至爱合一，才能让爱者满足。

爱之道是不断的牺牲；所牺牲的东西是爱者的“我”之念头，直到最后爱者终于说：“哦，我的挚爱！有朝一日我会与您合一，从而永失自我吗？不过，让这完全符合您的意愿。”这是被服从觉悟（enlightened）的爱阶段。

此刻爱者持续地见证至爱意志的荣光；在此见证中，他对结合甚至想都不想。他心甘情愿地将其整个存在臣服于至爱，自我之念荡然无存。这是被臣服觉照(illuminated)的爱阶段。

在百万人中，只有一人爱神；在百万的爱神者中，只有一人做到服从，并且最终将其全部存在臣服于至爱上帝。

我是神的化身。你们这些有机会来我身边的人是幸运的，有福的。

4 爱的礼物

爱是神给人的礼物。

顺从是大师给人的礼物。

臣服是人给大师的礼物。

爱者企求至爱的意愿。

顺从者实现至爱的意愿。

臣服者除至爱的意愿外一无所知。

爱寻求与至爱的结合。

顺从寻求至爱的愉悦。

臣服一无所求。

爱者是至爱的爱者。

顺从者是至爱的所爱。

臣服者除至爱外别无存在。

比爱更伟大的是顺从。

比顺从更伟大的是臣服。

这三者都来自神爱之海洋，并存留于其中。

5 爱女人与爱上帝

一个男人爱着一个住在远方的女人。他的爱让他时刻思念着她，寝食难安。他的思绪只系挂于与她的分离，他不停地渴望着她。当这渴望过于强烈时，他要么去她那儿，要么迫使她来他这儿。这叫伊什克-埃-弥加兹（Ishk-e-Mijazi）或身体之爱。

要爱神，人就得想着神，渴望神并且忍受分离的煎熬，直到他的渴望达至极限，至爱的神就会来到爱者这儿，他的渴望在与神合一中平息。这种爱叫作伊什克-埃-哈奇奇（Ishk-e-Haqqiqi），它是来自于神的礼物。

但是顺从与神合一的大师者则无须经受这些，因为顺从意味着大师的恩典。

6 神羞见陌生人

神存在。如果你确信神的存在，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去寻找他，亲见他并证得他。

不要向外寻求神。只能在你内里找到他，因为心灵是神的唯一寓所。

但你已经让他的寓所充斥着千百万个陌生人，他进不去，因为他羞见陌生人。除非你将他寓所中的千百万个陌生人清空，否则你永远都找不到神。

这些陌生人是你的由来已久的欲望——你的千百万个欲求。它们对神而言是陌生者，因为欲求表现了不完整，它在本质上迥异于全然自足和一无所求的神。与人交往时保持诚实，这将赶走你心中的陌生人。

那时你就会找到神，亲见他并且证得他。

7 绝对的诚实

一个人寻找上帝（真理）时，绝对的诚实至关重要。道路之微妙比头发丝还精细。最小的伪善都会变成大浪，将人冲下道路。

你的假我用它所知道的每一个把戏，把你与你的真我隔开。在诚实的伪装下，这个假我甚至欺骗自己。譬如你的自我声称，我爱巴巴。事实上，如果你真的爱巴巴，你就不会是那个作此断言的假我！自我非但未在爱中消亡，反而相信并断言：我爱巴巴。这难道不是自欺吗？

你将如何消除这个假我？你将如何放弃这个虚幻的“我是”，并且确立于“唯有我是”或“唯有神是”的状态？哈菲兹¹已经给出了答案：
Firaq-o-Wasl che khahi, reza-e-doost talab. （哦，爱者！分离与合一与你无关。你只须努力臣服于至爱的意愿。）

¹ 哈菲兹：波斯诗人，至师。

甚至渴求与至爱合一，这也制造束缚。因此不要考虑分离抑或结合；只要去爱，更多地爱。而当你越来越爱时，你就能把自己和道路交给至师——他就是道路；你将经历逐渐的变化，你的自我也越来越少地肯定自身。那时无论至师叫你做什么，你都能够执行。开始时心智会抱怨，我为什么要服从某个人？但哈菲兹安慰心智说：哦，心智！唯有这样受大师奴役，才能给予永恒自由。

至师的特选者对他绝对地服从。那个成为完美的“奴隶”的人，也成为完美的大师。

8 变得无脚无头

有两类体验：真实的和仿效的。真假珍珠难以分辨，真假灵性体验也同样难以分辨。

当你最终获得真正的体验时，世俗的东西和情形将不能影响你。真体验一旦获得，就永不会失去；它是持久的。要获得这种体验，哈菲兹说，变得无脚无头吧。

变得无脚无头是指什么？它意味着绝对地服从至师：完全遵照他的指令，而不用头脑去分析其意义；只做他要你做的——你的脚跟着他的指引走，你的生命在他的爱之道里度过。

9 无旅之旅

一个人在内化过程中的连续体验被称为“灵性道路”，经历这些体验被比作旅行。在某一个阶段你听到悦耳的音乐，你迷惑陶醉。在另

一个阶段你看见美妙的景象，你也常常迷失其中。这类体验是大幻中大梦的组成部分，尽管与日复一日的浊领域体验相比，可被统称为真实或者超级大梦。

体验数不胜数，各种各样，以至于旅行显得漫无尽头，目的地总是遥遥无期。但其神奇之处就在于，当你最后到达**终点**时，发现自己根本未曾旅行过！这是一个“从此到**此**”的旅行。正如一位苏非教徒所说的，当我摘下椰枣（证悟之果）时，我发现果实就在我内里。

当你在经历生死轮回和六个内化层面的梦幻体验时，这个旅行似乎无限地漫长，直到最后你融入你自己，以便作为真我出现。但这个旅行其实并不是旅行，而仅仅是驱使你从大梦中醒来并确立于无限意识上帝状态之实在的动力。觉醒意味着**有意识地**体验神的酣眠状态。当你**醒来**时，你发现包含了梦幻的一切虚幻方面的大梦，已永远地消失。天堂和地狱以及所有的层面都消逝于你的大我里，并作为无继续存在。在这个觉醒状态，除了你——大我这个永恒无限的存在——之外，没有任何的他物。

这是唯一值得经历和追求的**体验**。为了获得这个体验，你必须成为至师脚下的尘土——这等于什么都不是。而当你变得什么都不是时，你就成为一切。

10 好奇与怀疑者

有个好奇与怀疑的人，有一次去见至师巴雅兹德（Bayazid）。他说：“您作为完人，就应该知道别人的思想。我这会儿在想什么？”巴

雅兹德答道：“你在想你不应该想的，在问你不应该问的。你若是思想开放，嘴巴闭上来这儿，你就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而不是这个应得的斥责。”

11 三类廉价的体验

在灵性旅程的某一个阶段，会有这样的体验：在求道者的肉眼中，一切事物都逐渐地消逝，留下虚空，面对这些使他感到害怕或恐慌。但下一刻，在虚空中出现一朵莲花。这种体验是不持久的，莲花消失，万物开始重现。

还有一类体验，它让求道者彻底地眩晕，以至于其他的一切都从他的意识中抹去。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昏迷状态。甚至在身体层面也出现突然的停滞，在这个体验开始的那一刻，无论身体是什么姿势，它都会坚持到体验消逝。例如，如果当时他的手举着，它会一直举着，直到昏迷结束。这种昏迷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持续数年。

还有一类体验。它是第四层面的体验。这里一个人掌握着无限的能力，这给求道者带来巨大的风险²。穿越第四层面之后，求道者亲吻上帝寓所的门槛。不过，正如哈菲兹所说，就在亲吻之前，是天堂的穹隆（*asman*），在此你感到无所不能，但对那个力量的最小滥用也将把你降为尘土。

因此，在这条灵性道路上，有三类廉价的体验。第一类的体验引起恐惧；第二类让人眩晕；伴随第三类的是大堕落的风险。

² 有关细节见美赫巴巴的《神曰》

至师（库特博）不让一个人有意识地穿越这些层面。给予中间的层面体验，对至师而言只是儿戏。但至师对给予“一滴水”不感兴趣——他给予时，就给予“海洋”。要他这么做，他则要求弟子以全心全意的爱完全地服从他。当弟子做到这一点时，至师会在一瞬间把他提升到最高的层面，即对“我是神”状态之无限意识的体验。

12 有三类的.....

门徒:

不给予只索取的。

既给予又索取的。

只给予却从不索取的。

求道者:

理性的求道者。

被启迪的理性求道者。

被启迪的求道者。

瑜伽士:

纯粹为获得超自然能力而掌握瑜伽练习者。

追求真理目标又渴望超自然能力者。

追求真理目标而丝毫不想要超自然能力者。

爱者:

只爱神且只知道神的玛司特³。他完全失去了对其身体和环境的意识，对自己和对世界他已死去。对于他而言惟有神存在。

在世间生活，百分之百地履行他的世俗责任，但无论何时都意识到万物皆消逝，惟有神存在的爱者。他爱神，别人却对此毫不知晓。

完全臣服于神人（基督或阿瓦塔）的人。他不再为自己活着，而是为神人活着。这是最高且最罕见类型的爱者。

臣服者：

那些不惜任何代价满足大师的要求，但却期待报酬的。

那些牺牲一切且不计回报地满足大师要求的；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向大师的臣服要求他们这么做。

那些连自己的臣服都不知道，并彻底地服从大师的意愿，以至于“如何”、“为何”或“何时”等问题从不会进入其头脑的。这些就是哈菲兹所说的“幸运的奴隶”，他建议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Mazan ze choono-chera dam ke banda-e-muqbil;

Ze jan qabul kunad har sukhan ke Sultan guft.

一个幸运的奴隶应该做的

是执行大师的每一个命令

而从来不问为什么或是什么。

³ 玛司特：陶醉于对神的爱的人。

13 不要寻找，你就找到

“寻找，你就找到”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以至于求道者已经开始问这到底指什么。我对他们说，不要寻找，你就找到。

不要寻找物质快乐，你将找到灵性珍宝。这意味着，不寻找物质快乐而寻找神，你就会找到神。

你只能通过否定自我来寻找神。你仅仅伸出手，是不能获得灵性珍宝的。只有在彻底的自我克制中，灵性珍宝才显现自身。

获得灵性珍宝的途径有三个：

通过自我克制而靠自己获得；

作为神给爱者的自然礼物而获得，爱者的自我消灭于对至爱的渴望中；

直接从至师那里继承，至师这个珍宝传给那些完全服从他的意愿的人。

因此你若是希望找到珍宝，就要停止寻求物质快乐。不去寻找人间的国，而是寻找天上的国，你就将找到之。

14 神在寻找

神圣的恋爱游戏的幽默在于，那个被寻找者本身就是寻找者。正是被寻找者促使着寻找者问道：“我在哪儿能找到我所寻找的他？”寻找者的问题：“神在哪里？”实际上是神在说：“寻找者究竟在哪！”

15 潜水采珠者

当我成为爱者时，我以为我已获得目标之珍珠；愚蠢的我并不知道这颗珍珠躺在海底，要遭遇无数的风浪，探测巨大的深渊才能达到那里。——哈菲兹

最初求道者就像这样一个人：他听说可从海洋深处得到一颗无价的珍珠，于是来到海边，首先景仰大海的宽广，随后在浅滩涉足戏耍，陶醉于这个新刺激，从而忘记了珍珠。

这样做的许多人中，有一个人过了些时候想起他的求索，并学习游泳，开始游向大海。

这样做的许多人中，有一个人掌握了游泳技术并游到辽阔的大海；其他人在海浪里丧生。

在掌握了游泳技术的许多人中，有一个人开始潜水；其他人在享受游泳中，再次忘记珍珠。

在潜水的许多人中，有一个人到达海底并抓住了珍珠。

在许多拿到珍珠的人中，有一个带着它游回水面，其他人则滞留于海底，惊奇地观望着珍珠。

在许多游回水面的人中，有一个人回到岸边。这个人就是至师（库特博），他把他的珍珠展示给别人看——那些潜水者、游泳者、戏水者；并且鼓励他们努力。他如果愿意，就可以使另一个人也成为珍珠的拥有者，后者甚至不用学习游泳或潜水。

神人或阿瓦塔乃是万师之师（Qutub-al-Aktab，库特博-阿尔-阿克塔博），他只要喜欢，就能够让任何数目的人拥有珍珠。库特博是完美的完美性，但在帮助人方面受到职能的限制。阿瓦塔则超越了职能的限制；他的能力和能力的效果是无限的。至师的绝对完美与神人的完美等同。二者的区别在于职能的范围。一个是有限的，另一个是无限的。

16 四个旅行

神是无限的，他的影子也是无限的。神的影子是容纳了无限浊界的无限空间；浊界即产生于无限存在——神——里的有限点的造物界，它包括了亿万个宇宙，其中有的为人类所知，有的不为人类所知。

在这亿万个宇宙里，存在着很多有行星的体系：有些处于气体状态，有些处于固体状态，有些是石头和金属，有些有植物，有些已进化出诸如虫类的生命形式，有些还有鱼类，有些还有鸟类，有些还有兽类，有几个还有人类。

因此在亿万个宇宙里都有行星，在那里进化的“七个自然界”得以显现；意识和形体的进化得以完成。

但是，人类只有在地球这个行星上出生才能开始通往证悟大我的内化道路。

地球是这个拥有亿万宇宙的无限浊界的中心，因为它是每一个有人类意识的灵魂必须来此开始内化道路的点。

这个内化道路有七个站台，到达第七个站台，即完成了通向神的**第一个旅行**。

尽管完成这个旅行是所有的人类灵魂的目标，但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只有极少数人踏上此路。到达这个旅行的终点，即个体性淹没于无限意识的海洋，完成旅行即灵魂以整全意识融入“我是神”的状态，并作为神体验无限的能力、知识和喜悦。

在完成第一个旅行的所有的灵魂中间，只有极少数进入**第二个旅行**。这个旅行没有站台。这是个瞬间旅行——无限意识从对“我是神”状态的融入中被摇出，以作为神而永居于神里的旅行。在该状态个体性被重新获得，但它现在是无限的，该无限性包括了浊意识，因此他作为人和神，在最有限中体验无限的能力、知识和喜悦——无限的灵魂在有限中知道其无限性。

进行**第三个旅行**的，仅仅是那些已经完成第二个旅行，其使命是负责行使无限能力、知识和喜悦，因而同时作为人和神而过着神的生活的人。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地球上只有五个这样的大师，他们控制着诸宇宙的运行和人类世界的事务。只有当这五个至师的其中之一放弃肉身时，那些作为神永居于神的人中的一个，才能前进并完成第三个旅行，以填充这个空缺。

这五个至师的责任是促成至古者（阿瓦塔）的降世，并把掌管造物界的责任移交给他。

在地球上过着神的生活的所有的人，和作为神而永居于神的所有的人，当他们放弃肉身时，也同时放弃他们的精体和心体，完全作为神而去世，同时保持无限的个体性，体验无限的能力、知识和喜悦。这是**第四个旅行**。

实际上这**四个旅行**从未发生过，因为神无处可行。他无始无终。似乎存在着的一切万物，出现于无始的**那**，并回归于无终的**那**。

17 卖酒者

苏非诗人用酒及其效果来描述**爱之道**和爱者的状况。**Saqi** 指酒商，**Rind** 指顾客，**Maikhana** 指酒店。**Saqi-ul-Irshad** 指酒的制造和批发者——小酒商中的大酒商。

世上有很多酒店，以低价出售新酿的和未上架的、甚至掺假的酒；这种酒让饮者疯狂，并毁坏他们的身心。在灵性道路上也同样有一些小酒商，他们不等从大酒商那里得来的酒酿熟，就立刻用它谋取廉价的灵性体验之陶醉，甚至添上纯酒精以增强其功能；谁提供几分效劳，就卖给谁。

有专卖为鉴赏家备置的佳酿好酒的酒店，也同样存在着圣人酒商和完美圣人酒商（瓦隶和辟尔），他们惟有对神的爱这个佳酿，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牺牲最珍贵的一切；对那些寻找他们的人，他们也要求同样的价格。

在已经以若干次生命支付这个价格的众人里，有一个罕见的幸运者被大酒商邀请到他的酒窖里。他从特制的酒桶里舀出一小杯给幸运

者喝，这彻底地征服他，他与神融为一体。在很多这样的亲近者里面，他让其中的一个成为像他一样的大酒商。

大酒商是库特博，至师，**宇宙的轴心**。他无所不能，并有权随意行使其全能。他从不让一个人陶醉（玛司特状态），而是让他面对面地见神。正如哈菲兹所说：

那个大酒商，他只要一个眼神或意愿，就能把尘土变成化铁为金的点金石。

有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况：某个曾在若干往世里忠诚地服务过大酒商的人，此生甚至连买便宜酒的钱都没有，但大师却记得他并叫他来，给他喝一点**酒**，这让他成道——也许让他成为大酒商。

18 无限者是赛古鲁

卡比尔说：

“**耳语的古鲁属于有限；他不属于无限。**

属于无限的是赛古鲁。这个要弄明白。”

虽然卡比尔所说的“耳语”专门指第五层面的古鲁，但第六层面的古鲁也可被包括进去，因为二者都在有限之领域。

我们发现世界上随时都有三个类型的古鲁或大师：

（1）骗子；

（2）真正却有限的古鲁——第五层面的瓦隶（Wali）或大师和第六层面的辟尔（Pir）或大师；

（3）成道的完美古鲁或赛古鲁。

当瓦隶对某个人满意时，他会低声道出某个神言或把它吹进他的耳朵；或者定视他的眼睛，给此人的意识带来提升。在这种强化的意识中，这个人如果愿意，就能轻易地读懂旁边人的思想。他看见彩色的光，有时在光里看见瓦隶的面容。

但是瓦隶可能把一个人提升到跟自己同样的意识层面，使他与心体认同，他分明地看见自己的浊体和精体，就像身上穿的外衣一样。虽然这种将另一个人意识的提升，不是纯粹的催眠，而是赐予一种非常高级的体验；但由于被享受的状态仍处于有限之领域（Had），所以它仍然属于昙花一现的幻相。与先前相比，仅仅视角有所转变。视野更宽广了，但他仍然面向摩耶⁴，背对上帝。

辟尔不使用瓦隶所用的任何一个方法。当他对某个人满意时，他可能会要一杯水或一杯茶，可能抿一两口，递给他喝；他或者向此人要一条手帕或围巾，自己用一些时候，再还给他。通过这种似乎无足轻重的行动，辟尔可能带他通过任何一个低级层面，甚至把他提升到与自己同等的位置，让他做个彻底的 180 度转身，从而永远把摩耶抛在身后，在他面前是神的难以描述的美和荣光。

瓦隶或辟尔在一生中只能把一个或至多两个人提升到跟自己一样的意识层面。辟尔不可能带任何人超越第六层面——这代表着有限的最边缘。在第六与第七意识层面之间，即在有限里的最后一点与无限的无限性（目标）之间，有一个必须跨越的深渊。

⁴ 摩耶：愚昧的原理。

辟尔自身处于二元的领域，因此不能把任何人带到无限意识的合一状态；赛古鲁因超越了有限的疆界，而能够并确实做到这一点。他利用无数的方法（包括直接的身体接触，或者甚至仅仅一个愿望）把恩典赐予他所选择的那些人，让他们超越二元，融入无限上帝的意识（Behad）。

瓦隶或辟尔必须要某个人在场，才能提升他的意识层面。但是，当赛古鲁想把恩典赐予某人或某物时，时间和空间则构不成障碍。那个人可以在万里之外，甚至不在肉身里。赛古鲁只要一个愿望，就能立即把他确立于无限的第七层面意识（Behad）。

但这些层面和领域又在哪里？它们都在你之内。你意识不到它们，因为不同的意识状态造成不同的意识层面。例如，用蚂蚁代表第一意识层面，狗代表第三意识层面，大象代表第五意识层面，人代表第七意识层面。蚂蚁、狗、大象和人都在同一个地球上活动，但在他们的意识层面里却有着天渊之别。有限与无限都在你之内。更应该说它们就是你，但你却体验不到它们，因为附着于真我上的虚假，迫使它扮演假我的角色。

一切的混乱都在意识的局限中。辟尔能够让一个人见神，但即便那时，一个人的真我仍被假象所附着。赛古鲁在适当的时机彻底拂去全部虚假。他是如何做到的？那不可解释。只有成为大知本身的人才能做到。当虚假被彻底抛弃时，真个体性就被确立。这就是“我是神”状态。

超越有限疆界并确立于无限的唯一道路是，在爱至师的过程中变为尘土。所以至师图克拉姆（Tukaram）如是说：

离开至师的恩典，你找不到通向目标的路；

在其它一切之前与之上，要紧紧抓住他的双足。

19 神圣佯装

耶稣拥有基督意识。这意味着耶稣意识到自己是基督。耶稣基督也在犹大里；作为犹大里的耶稣基督，他知道犹大将背叛他。但他保持似乎一无所知。

无所不知者的这种神圣佯装即其游戏原理——永恒基督的神圣游戏。

20 困境

灵魂知道它知道一切，这就是真知（Dnyan）。真知是灵魂的全知体验。灵魂说：“现在我知道我知道一切。”全知的灵魂不知道它知道，这就是纯粹的想象。

啊！你这个无知、全知的灵魂，

你处于怎样的困境；

啊！你这个软弱、全能的灵魂，

你处于怎样的困境；

啊！你这个悲惨、极乐的灵魂，

你处于怎样的困境。

怎样的困境！

怎样的景象！

怎样的乐趣！

21 知识的传授

传授知识有两种方法——间接的和直接的。传授间接知识有两个步骤，传递直接知识有两个不同的途径。

为了有个清晰的概念，让我们把普通人的浊意识比作偏僻的村庄生活，把成道者的上帝意识比作在纽约的生活，把意识内化的六个状态比作这两个地方之间的六个中途站或靠泊港。

如果你作为乡下人到纽约，被城市生活所吸引而滞留在那里，你就不能把亲身体验告诉给留在村里的人。但如果你带着新的知识回到村里，同时又记得村民的语言和习俗，你就能够向他们描述你所见到与经历的一切，并且鼓励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作此旅行。

但你仅仅靠描述是不能无限期地让他们保持兴趣的，因此你借助于彩色幻灯片和投影机，让他们实际上看见纽约。这把实在更生动地呈现于寻求者的心里，激起他们也去旅行的兴趣。

这样，村民有两种旅行方式：他要么在你的引导下独自旅行，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受到每一个靠泊港的诱惑，但他对你的爱、信心和充分信任，将使他避免落入陷阱以致半途而废；要么让他蒙上眼睛，你亲自带领他，他什么都看不见，直到跟你一起抵达纽约，你再把他的

蒙眼布揭开——这是更安全可靠的道路。但无论什么道路，他到达目的地时，都会直接看见并体验他只是在屏幕上见过的一切景象和奇观。

对神的直接知识是通过与神合一而获得的大知（Dnyan），只有靠至师的恩典才能获得。但通过描述或图片等而获得的间接知识，是仅仅适合于头脑的信息。

知道**实在**即成为它。它离你最近——事实上它就是你。但由于愚昧，离你最近的神却显得最遥远。然而，当愚昧之面纱被至师的恩典所揭开时，你便成为你——你现在是、曾经是并将永远是最内实在——**真我**。

22 知识的类型

知识有三类：

1.物质知识

对外在事物的知识（BahayaDnyan）：包括与世事有关的知识，自然地获得或通过学习获得。该知识乃是对大无知的无知。

2.灵性知识

对内在事物的知识（Antar Dnyan）：包括对精层面和心层面的灵性体验。体验精层面是对大知的无知，体验心层面是对大无知的知识。对精层面的内在体验可以说是神圣幻觉；而对心层面的内在体验可以说是渴望与神合一的灵性梦魇。内在体验终止于神圣觉醒。

3.神圣知识

对上帝性的知识（**Brahma Dnyan**）：此乃神的无限知识。这是对大知的知识。

Bahaya Dnyan 被少数人掌握。

Antar Dnyan 被极少数人掌握。

Brahma Dnyan 被罕见的一个人获得。

具有神圣知识的人无所不知，他即全知，因为他已经成为大知的本源，就是大知本身。

23 介绍

通常，互不相识的人需要介绍才能认识。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爱的给取时，就会感到这种介绍没有必要，因为心灵之间无须介绍。即使在陌生人之间也能感到亲和力，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归因于他们在往世的联系。

对于我，谁都不需要介绍，因为对于我，谁都不是陌生的。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我却是陌生者，那些来我这儿并留下的人都需要介绍。事实上，他们是带着很多介绍信来的——因为他们在往世有很多次被介绍给我，离开我并忘记我，复又遇到我。对于我，所有这些介绍都是对他们这一次的总介绍。

24 撒晤斯语录

爱就是爱者无须问就知道该做什么。

通过爱，你的整个存在都将被改变，你的生命将终止于自由。

爱之礼物是神的罕见馈赠，很少人有能力接受之。

神对于你的存在，比你的生命本身——呼吸——都更无限地重要。一般来说，生命与呼吸密切相关。但只有当呼吸因急促喘气而受限时，你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只有当呼吸被切断时（比如溺水时），你才完全亲证这一点。同理，只有当你渴望神时，你才意识到神就是你的存在；只有当你淹没于神爱的海洋时，你才最终亲证他。

认识灵性道路很难，踏上灵性道路更难。

什么是心斋？心斋就是没有思想。但这是不可能的。但你若是通过不停地想念我而把心交托给我，那就不再会有念头来让心依存。这种斋戒是真正而重要的斋戒。饿肚子可能有益于身体健康，但它未必有助于灵性进步。

你们说在梦里见到我。这些梦产生于因你们对我的爱和信而形成的印象。不要把这些梦归因于我。我来到你们中间，是为了把你们从这个漫长的幻相大梦中唤醒，不是为了制造更多的梦！⁵

⁵ 译者注：撒晤斯（sahas）即大师召见弟子集会，以便享受大师的临在。

25 不要缺席

那个有眼却不见者，

那个有耳却不闻者，

那个有口却不言者，

他能见我的真面目，能知我的真身份。

这并不是说你们应该不行动。相反，它意味着你们应该对遍在至爱的富于表现力的美不断地留意。在这方面哈菲兹说过，你若是想要至爱在场，那你自己一刻都不要缺席离开他。

至师在万物里，且是万物的中心。万人万物因而离他都是等距离的。虽然由于我们自身的局限，他似乎表面上一个时间仅仅在一个地点，但他同一个时间则处于每一个意识层面。见他的真面目，即是见神。

所以要当心，以免当神圣至爱敲击你的心扉时，他发现你不在。

26 要我想要的

我是神——超越之神和人身上帝。我让你们经常来伴随我，以便让你们更接近我。但熟悉却常常让你们忘记我是神。

我知道正发生的和将发生的一切。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出自我的意愿。我有意地让事情按其自然的进程发生。

我对你们的唯一要求是在任何时候都要最爱我与服从我。我知道你们不可能按我应该被服从的程度来服从我，所以我通过一再重申服从的重要性，来帮助你们全心全意地做我要你们做的事情。

总是做我想要的，而不是要我要你们想要的。你们大多数人都想要我要你们想要的；当你们说服我同意你们的要求时，你们就兴高采烈，甚至告诉别人那就是我想要的！比如，你们有个人领来一位年轻人，并对我说：“巴巴，这是某某。他有双学位，跟我女儿很般配，我女儿也是双学位。我需要您的同意。”如果我不赞成，你就坚持说：“不过，巴巴，他的确是个好青年，跟我女儿很般配。”所以我就说：“是吗？好吧——同意！”你一出门槛，就开始对别人说是我想要你女儿嫁给那个年轻人的。这类的事情在你们中间很常见。当我同意你们想要做的东西时，你们就说那是巴巴要我做的。你们说话时要诚实审慎。我对你们的要求是你们尽最大努力去要巴巴想要的。

我知道，要我想要的并不容易。实际上，你们不可能想要我想要的，因为你们不可能按我应该被爱的程度来爱我。但至少，不要总是要我要你们想要的，而应尽最大努力全心全意地做我要你们做的任何事情。

惟有对我的强烈的爱才能让你们按我的**要求**服从我。

27 你的服从礼物

让你的心灵纯洁。不要在外表现出你内心所不是的。要绝对地诚实。神乃是无限的诚实。

不要佯装虔诚，因为神无处不在。神不可能受骗——为什么要装出你所不是的？

我不要你的任何东西，只要你的服从礼物。把它给我，你就将从愚昧枷锁中解放自己。

28 神圣的回应

一旦你试图去理解神而不是去爱他，你就开始误解他。你的无知喂养着你的自我。头脑不可能达到那超越它的。神是无限的并超越了头脑。

造成这个无限幻相的神圣意志，通过我表现出它自身的一切纯洁性，以便让你背离幻相而转向上帝意识。

每一刻我都在回应着整个造物界。我的回应是神圣的，因为完全出自于爱。你所看到的那同一个回应的很多面孔，只不过是你的多面镜头脑的反映。你从自身的认识层面看待与判断我的行为，试图以你自身的有限价值标准对它们进行划分。因此你误解我对不同人而作出的不同反应。我是无限的，同时在所有的意识层面；因此我的反应完全根据人们的印象（业相），或这些印象所带来的不同意识状态而因人而异。我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根据不同意识层面的接收者的需要而作出的反应。因此我的神圣回应在性质和规模上有时显得神秘莫测。

不要试图用你的有限头脑去认识我的行动，也不要试图模仿它们。不要做我所做的，而是去做我叫你做的。试图把我的每一个行动纳入你的认识范围内，只不过是去认识你自身认识的局限性！

有时候看到你困惑，我出于慈悲和对你的爱，对我的某个具体行动进行解释。结果好像是我在通过解释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从而显示了你的弱和我的强。

但要记住，我虽然解释我的行动的意义，但它们永远超出你的认识范围。一旦你试图通过智力去认识，我的神圣游戏的彻底简单性就立刻显得极其复杂。

你越是更多地伴随我，敞开心灵接收我的爱，就会更全心全意地开始接受我。你越是更多地看见我，就会更确信你越不了解我。力图通过认识过程去理解我的神圣游戏，将打开广阔的思辨领域，你将在那里徘徊且迟早会遇到死胡同，发现自己无望地迷失其中。

如果我的行动造成困惑，那是因为你缺乏彻底信任。因此要根除一切的怀疑并且牢记，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最好的目的。我的一切行动都是我的神圣回应，它产生于我的神圣之爱。

29 疑问的头脑

你们的爱和信心把你们从千里之外引来，跟我在一起几个小时。虽然我曾告诉你们说不应问任何问题，但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正在等着提问的机会。头脑的性质就是不断地提问。但爱是不提问的；除了至爱的意愿，它不寻求任何东西。

头脑想知道那超越头脑的。要知道那超越头脑的，头脑就必须走掉——消失，不余一丝的痕迹。滑稽的是，有限的头脑却想保留自身，

而知道无限的真理。这就是那些靠智力去寻求真理者的处境。很少人领悟到这个事实，所以大多数人徒劳地摸索。

提问容易，但要理解我所解释的东西，却需要往世的准备。那些有资格提问、并且有能力理解的人是不提问的。他们明白神是不可理解且超越了疑问的头脑的。

每个人都想得到幸福。你们每个人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寻求幸福，但却总是遇到不满和失望。实际上你就是极乐本身——但幻相却对你上演了怎样的一出喜剧，它是怎样地戏耍你，才让你意识到这一点啊！

我有个爱者抱怨说：“巴巴，我一直过着纯洁的生活，却不得不受这么多的苦。”你们中的其他人可能也有类似的怨言；你们之所以有这种怨言，是因为你们对这一切背后的目的一无所知。我不是说你们应该邀请痛苦；我的意思是，不要害怕痛苦或把它归咎于别人。

根据支配着宇宙的律则，你的一切痛苦都是爱的劳动，以便揭示你的真我。与你获得“我是神”状态时所体验的极乐相比，你所经受的一切痛苦烦恼几乎不值一提。我是无限喜乐的本源。为了把你吸引到我这里，让你亲证你就是极乐本身，我来到你们中间，经受无限的痛苦。

我即至古者，当我说“我是神”的时候，不是因为我经过考虑后，得出结论说我是神——我知道这个事实。当一个人说他是神时，很多人会把这视为亵渎神；事实上我若是说自己不是神，那才是亵渎神。

当你说“我是人”的时候，这不是“可能”或“也许”的问题。你内心对此毫无疑问。它不需要佐证，否认影响不了它。这对你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假设你能下降到动物的意识层面，同时保留着人类意识，你会对动物这么说：“我是人。我是人，而你有一天也会成为人。”我来到你们的意识层面，同时保持着无限意识；我反复地对你们说我是神，是为了帮助你们认识到你们也是神。我是神，万人万物皆是神而非其他，有一天万人万物也会有意识地成为神。

最大的犯罪是虚伪。自己虚伪却要求他人不要虚伪的人，乃是最大的伪君子。我要求你们所有的人都要诚实。不应该假装是自己所不是的。

你们中有人说：“巴巴，我诚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我并不快乐。这究竟该怪谁？难道神利用我的弱点来作弄我吗？”我喜欢你的坦白，但你尚需达到这样的诚实：它会向你表明，你不应把自己的状况归咎于任何人。你想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尽管如此，如果你要责怪谁的话，那就责备我吧，因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来自于我，我是那个唯一的可责备者。但你们丝毫不知道我的爱与慈悲，它维系着你的生命。在爱里是无限的慈悲，无论发生的是什麼，都已经被慈悲所软化过。你不能够理解这一点，除非你已超越了心的局限。

假若我利用了你的弱点，那也完全是为了你好。软弱不过是坚强的一种程度。作为无限生命，我体验到自己是万人万物。我通过你们体验着快乐和痛苦，以便让你意识到你就是无限。

你为什么不应该快乐？是什么把你捆绑于不幸福？束缚是自造的。能够克服它，只要你真想要自由。你自身乃是通向自由的障碍，仅仅希望自由是不够的。你想什么或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诚的内在感受。你若是想要神，就必须只想要神。你若是想要体验真理，就有可能获得神。代价是什么？你的孤立存在。当你献出全部虚假时，你便继承了真理——你真正所是的。

真理超出了头脑的范围。这是个体验的问题。头脑很难捕捉，且制造无数个借口来诱你上当。它让你说，我不可能仅仅为神生活。我对家庭、对社会、民族和世界负有责任。你就这样愈发被拉入幻相而不是实在。

真理很简单，但幻相却使它无限地复杂。永不满足地渴望真理的人是罕见的；其余的人让幻相越来越束缚自己。唯有神是真实的，你所看见和感觉的其它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乌有而已。

我是无限知识、能力和喜悦。我若是愿意，就能让任何人成道。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成道？”为什么应该不是你？为什么不应该不是你旁边那个人或街上那个人，或树上的鸟，或那个石头（这些全都是“一”的不同形式）？你越是爱我，就会越快地抛弃虚假——你藏身其中的骗你相信你是其所不是的那个东西。我在万物里且平等地爱万物。你对我的爱将刺破你的虚假，让你证得你的大我——你真正所是的。

纯粹的智力理解不能把神带近你。把神带向你的是爱，不是疑问。疑问滋养傲慢与分别。所以不要提问，而要努力成为至师的“奴仆”。

当你的生活体现出你的头脑与心灵的真诚时，只需至师的一个拥抱，就足以加速灵的提升。当我——至古者——拥抱你时，我在你内里唤醒某种东西，它会逐渐成长。这是我播下的大爱种子。在种子迸发与开花结果之间，是漫长的时期和遥远的距离。实际上，目标既不远也不近，没有空间需要跨越，没有时间需要计数。在永恒中，一切都是此时此地。你仅仅需要成为你所是的。你就是神，无限的存在。

30 醒梦状态到真醒状态

无限的第一首歌即创世之始。它带来无限向多重二元领域的表面下降。二元意味着无止境的苦。

我永恒地幸福，因为我知道我是无限者。惟有我存在；在我之外什么都没有；其它一切皆是幻相。同时，我永恒地受苦。

作为我自己，我是自由的。但在你们里面，作为你们，我却让自己受束缚。我有意地通过你们来受苦，以便让你们摆脱束缚。这就是我的十字架受难。你们的痛苦体验是因为纯粹的无知；你们的无知就是我的痛苦。

你们坐在我面前，每个人都坚持着其孤立存在，有别于他人。你们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你们拥有不同的身心禀赋和能力。你们因“我心”而变得个体化，那个独一无二的灵魂也被无限地划分。但灵魂是永不可分的，它永远是同一个。

你实际上是无限灵魂，但你却与一个有限心认同，因而不得不受苦。你有着快乐与痛苦时刻。无论你的痛苦超过快乐，还是快乐超过

痛苦，你都整天地为这事儿那事儿烦恼，直到夜间你的有限存在撤回到深眠。在那里你无意识地融入无限。

在深眠里你完全忘记了自身与环境，忘记了围绕你的假想的苦乐概念的思想与感情。但这个喘息是短暂的。

你从深眠下降到正常的醒状态，这个过程中你必须经过梦状态，即使只有一瞬间。

现在，一时你做幸福甜蜜的美梦，其中你的幸福理想得以实现。但作为梦，它并不长久，梦醒的痛苦让你叹气：真遗憾那只是一场梦！

另一时，你做可怕的噩梦，其中你经历巨大的痛苦。时间似乎漫无尽头。你醒来时深感宽慰，于是说：谢天谢地，那只是一场梦。

你在睡梦状态，享乐受苦。可醒来时就认识到这些苦乐只是一场梦幻。要知道，与真醒状态相比，你目前所谓的醒意识状态仅仅是梦状态。你的生活是神的大梦（宇宙）里的一个小梦。

你从目前的醒状态，必须经过很多死亡睡眠，才能确立于真醒状态。在一般的睡眠后，你在同样的环境中醒来；在死亡之后，你出现在新的环境里。但这并不能结束你的痛苦，因为行动的线索（羯磨）持续不断，不停地决定着你的生活。滑稽的是新环境制造新烦恼。幻相的魔掌是如此地紧牢而富于欺骗性，以至于你无法不烦恼。就这样在醒梦状态你的生活成为无尽头的痛苦链条。

作为浊体，你一次次出生，直到证得真我。作为心，你只出生一次，死亡一次；在这个意义上你并不轮回转世。浊体不断改变，心（心体）却一直同样。所有的印象（业相）都贮存于心。这些印象在连续

出生中通过新行动被消耗或抵消。佛陀的法轮即是指生死循环。轮子继续不停转动：把你升到顶峰，把你降至深渊。

为了向你们说明羯磨是如何作为纽带及来生的决定因素而持续作用的，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有个国王拥有大量的财富。但他是个不配的国王。他把所有的精力和钱财都用于满足私欲和奢侈，对臣民毫不关心。在下一世他生为盲人并沦为乞丐，从而弥补他的恶行。

这个国王有个诚实忠心和勤劳的仆人。在下一世他因德行而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境殷实。一天，他走在街上，听见路边的可怜求叫声。它来自于前世曾是国王的那个乞丐，他伸出双手求叫：“可怜可怜我，看在神的份上给我一枚钱吧。”由于所有的行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由业相联系内在决定的，制造着要求和反要求，所以这个富人不自觉地被吸引到乞丐身边，给了他几枚铜币。国王乞求施舍，仆人同情可怜之——怎样的一出喜剧，怎样的命运讽刺！这就是羯磨律的作用，在价值世界里正义的表现。羯磨律（业果律）的作用是价值世界中正义的表现。羯磨律公正无情。不妥协，无偏向，无例外，分配正义。

藉着神圣律则，你受到保护而不记得往世，因为那不利于你过今世的生活，只会使生活无限复杂混乱。

对于我，过去并不存在。我活在永恒当下。我清楚地看见你们的前世，以及你们与众多个体的密切微妙关系。你对其他人的各种不同反应，放在你们在前世的相互关系的背景里来看时，对我是一个大笑话，并有助于减轻我的痛苦负担。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这并不是罕见的现象。有个穆斯林死后被葬在墓地。过了几世后，他又出生在同一个镇子里的一个穆斯林家庭。穆斯林有个风俗，就是当他们访问墓地时，替死者祈祷，祈求全能的神拯救死者。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儿：这同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墓前，庄重地祷告：“愿神拯救他的灵魂！”多么的荒诞！多么的可悲！

生死之轮不停地转动。你根据内在和迫切需要（以便获得帮助超越一切二元形式的丰富体验），生为男，为女；富裕，贫穷；聪明，迟钝；健康，体弱；黑人，白人；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与体验同步的，是无止境的业债偿还与收复。这种账户你自己怎能清除！然而阿瓦塔或赛古鲁拥有宇宙心，因而真正体现了宇宙生命。通过他，你就能摆脱这种业报生意。

对于我，万人万物的生活都是一本打开的书。就好比我以自身为代价来观赏的一部电影。我是所谓宇宙这个常变而无尽电影的独一制片者，在其中我成为醒梦状态的你，以便唤醒你去体验真醒状态。当你体验该状态时，将知道你此时所体验的醒梦状态的虚无。而这需要我的恩典。我的恩典降临时，会让你成为我。

31 我是无限意识

要相信我就是至古者。一刻都不要怀疑。我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我不是你们所看见的这个肉身。它只是我访问你们时所穿的外衣。我是无限意识。我与你们同坐同玩同欢笑；但同时我还在所有的存在层面上工作。

在我面前是灵性道路的前阶段的圣人、完美圣人和导师。他们都是我的不同形体。我是万人和万物的根。无数个枝条从我这里展现出。我通过你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里、并为每一个人而工作与受苦。

我的极乐和我的无限幽默感在我的痛苦中支撑着我。不以任何人为代价而发生的可笑事件减轻着我的负担。

想着我；在一切的考验里都要保持快活，我便同你在一起，帮助你。

32 我是歌

我对超越状态的独特体验是如此地独特，以至于我同时体验自己即万物且又超越万物。我是歌，歌词和音律，我是歌者。我是乐器，演员和听众。我在你们的层面向你们解释我——歌者——所唱的歌曲的意思。

33 无限知识

什么都隐瞒不住那个无所不在者，因为他在一切的地方。那个什么都隐瞒不住的人，自然也一定是无所不知的，知道一切的东西。

“无限的知”即在同一个时间“见”一切，并且在当下见。这是那个无始且无终的**知识**；它浑一不分，持续不断，不可添加，不可减少。

正是该知识让神在此刻知道那亿万年前发生时他就知道的，让他知道那亿万年后将发生的；该**知识**让一切万物都为神同时并且当下所知道。这就是至师们和阿瓦塔的**知识**。

用更简单的话说，这意味着你们作为个体在此刻所知道的，我亿万年前就知道；无数时代后你们作为个体在某一刻将知道的，我现在就知道。

34 宇宙身体

神的想象产生了**宇宙心**、**宇宙能量**和**宇宙身体**，它们包含着造物界里万人万物的个体心、个体能量和个体身体。

宇宙心、**宇宙能量**和**宇宙身体**归因于神的想象物的存在，神的想象物作为**非存在**存在于无限永恒与遍在一切的**存在**（神）里。

个体心、个体能量和个体身体本身并不存在，而是仅仅作为结果存在于存在着的**非存在**里。

在我的**宇宙身体**里，包含着造物界中一切万人万物的所有的浊身体。个体的精体（能量）和心体（心）乃是我的**宇宙能量**和**宇宙心**的一部分。在**宇宙能量**和**宇宙心**里均没有分别。

在海洋中这里一滴水与那里一滴水之间的距离，丝毫不能影响每一滴水与海洋的关系。在海洋内的任何一滴水都处于海洋的整体同质内。

在**帕若玛特玛**里没有分别；惟有**独一不分**的**实在海洋**作为**永恒的存在**而存在着。

35 瞬间知一切

我是怎样知道一切的？这个无限复杂的现象——宇宙——的性质，乃无限地简单。但要知道并且理解这一点，则无限地困难。当你知道什么是宇宙心、宇宙能量和宇宙身体，以及它们与个体心、个体能量和个体身体的关系时，你就会明白至师是怎样知道一切的。

这个无所不包的**知识**是在一瞬间获得的。但要在瞬间知一切，则需要时间在幻相中经过恒久的时间，与之同时你逐渐地让自我死去。你的自我的这种死亡，意味着在神里彻底地失去你自己，从而发现你的**大我（Self）**即神。

你的假我的这种死亡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相比之下，起死回生只不过是儿戏而已。

36 知与不知

作为最高且成为最低，我同时示现大知并装作无知。

虽然我知道某个事件将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但我可能会制定计划，好像它很多年都不会发生那样。而且，虽然知道某个事件很多年后才会发生，但我却似乎期待它很快就会发生。

在 **Dnyan**（大知）里，有 **Adnyan**（不知或无知）。但在无知里，却不可能有大知。虽然拥有最高层面的全知，我却能够在你们的层面上装作完全的无知。事实上我就是无限知识，因此我知道甚至千百年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我在你们的层面时，却声言无知。

即使在浊层面和一般情境中，大知与无知也能够同时显现。例如，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游泳。”这暗含着你知道你不知道怎么游泳。假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不可能有这种认识。这是“对无知的知识”。

同理，我作为大知，也显示出对知识的无知。知道一切，我同时又似乎不知道。

37 意志与烦恼

二元意味着分别。分别引起恐惧。恐惧造成烦恼。

“一”之路是通向幸福之路；“多”之路是通向烦恼之路。

我是独一无二者，因此我永恒地幸福。你与你的大我相分离，因此你总是烦恼。

对于你，你所看见的是绝对真实的；对于我，它则是绝对虚假的。

唯有我是真实的，我的意志支配着宇宙幻相。当我说海浪无不因我的意志而翻滚，树叶无不因我的意志而摇动时，那是千真万确的。

你对我的意志的信心达至顶点之时，即是永远告别烦恼之日。那时，你在过去曾经历的一切苦乐，连同你在将来可能体验的一切，对于你都将成为我的意志的最慈爱与自发的表现；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再让你烦恼。

要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当下”，它永远地美好且无限地延伸，超越过去和未来的局限。

你若是一定要烦恼的话，那就让它成为应该怎样不停地想念我。这是值得的烦恼，因为它将带来烦恼的终结。

要越来越多地想我，你的一切烦恼都将消失于乌有——烦恼的真面目。我的意志的运作将让你醒悟到这一点。

38 我胸口上的玩笑

作为高之最高，我本是智之最智的，但我却让自己做了一件再愚蠢不过的行为。我的这个愚蠢行为是什么？创造了世界。

造物界其实是个特大的玩笑，但嘲笑却是以我自己为代价——现在这个玩笑已成为压在我胸口上的包袱。有时候我真是累，以至于想睡上 700 年。

对于愚人来说，愚蠢的行为是最自然而然的。可你们能够想象那个最智慧者去费力做一件与其属性背道而驰的行为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我说我累时你们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它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

39 知识

知识

赛古鲁无须去知道，他知道。

他知道没有什么可知道的。

目的

有的人活着是为了恨别人，嫉妒别人，让他人不快；有的人活着是为了爱别人并让他人快乐。那个与神合一的人为一切众生而活，包括善的与恶的。而要与神合一，你不必舍弃任何东西，除了你的自我。

意义

理解没有意义。

爱有意义。

服从更有意义。

抓着我的达门（**daman**，衣边）最有意义。

受苦

我知道三样东西：

我是不折不扣的阿瓦塔。

无论我做什么，都是无限爱的表现。

由于你们的无知，我永恒地承受无限痛苦。。

40 表演家摩耶

摩耶，这个从无中生出似乎存有的诸世界的魔幻大师，将施展其拿手的把戏，让一切事物——包括我的健康、精力、话语和诺言——似乎与我作对；我的爱者对我的信心和信任将受到最大限度的考验。但摩耶却无力反对我的工作——因为摩耶本身乃是我用以带来我的工作结果的工具。

作为实现我的工作的工具，摩耶实际上在尽最大努力来促成该工作的最大结果。摩耶是神的无限性的无限影子，除了在非存在中之外它并不存在，因而自然必须让步于唯一的实在——神。然后神便在其荣耀中得以显现。

当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时，物体所投射的影子要远远大于物体，然而当太阳当头直照时，影子可以说成为物体的一部分而处于脚下。

在我目前的无助与蒙辱阶段，真理之太阳的光线显得微弱，摩耶的影子显得庞大。然而当该太阳达至天顶时，透射于人前面且主导了其视野和思想的影子便将消失。这将对摩耶的战胜，这时摩耶将被灭除于神通过我而显现的荣光里。

让你们的脸朝向太阳，你们的个体化摩耶的影子将留在你们身后，它虽然继续存在，却对你们无能为力。但如果你们背向太阳，你们的影子就会在你们前面，你们将跟随它们。虽然你们靠自己不能够摆脱你们的影子，但如果你们掉头离开它们，而保持面朝太阳，那么在它的上升与荣光顶点之时，你们的影子就会永远消失。

41 在实在与幻相的交叉点

我一直在暗示的时间已经到来。宇宙工作极重地压在我身上。摩耶——愚昧的原理——全力以赴地企图反对我的工作。因此，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我身边的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摩耶知道我对你们的爱，因而它伺机利用你们的弱点。你们忽视我的指示之时，便是摩耶的目的达到之日。我不得不跟摩耶拼力搏斗——不是为了毁灭它，而是为了让你们意识到它的虚无性。你们不能无条件地服从我的时候，摩耶便加紧对你们的控制，你们便不能执行被赋予的责任。这增加了我的痛苦。

在神里面不存在所谓的混乱——神乃是无限的喜悦与诚实。在幻相里存在着混乱，悲哀和无序。作为人类的永恒救赎者，我处在实在与幻相的交叉点，同时体验着实在的无限喜乐与幻相的痛苦。

由于一边是实在，另一边是幻相，我可以说在不断地经受着两边的牵拉。这就是我的十字架受难。当你们成为摩耶诱惑的牺牲品时，幻相的牵拉就得到强化，我不得不费力地抵制之并坚持置身在交叉点上。我永远不会松开对实在的把持。如果幻相的牵拉太大，我的胳膊会被拉得脱臼，但我将保持留在我所在的地方。

42 我点一下头

“库特博”这个词字面意思是“轴心”。因此库特博（至师）乃是造物界里一切万物围绕着转的轴心；他是一切的中心，每一个层面上的一切都离他等距离。

作为处于不同层面的意识中的个体或孤立点，你们的一切行动在表现与结果上都是受限的。作为核心，我的每一个动作在作用与反作用，表现与结果上，都是不受限的。

例如，你回答不同问题时点一下头，可表示不同的行动和情绪，诸如我高兴，我不快，我吃过了，我休息好了等等。但每一个点头一次只能表现并传递一个意思。而我作为中心，我点一下头却在所有的意识层面上，同时引起一波无数的作用与反作用。

43 神圣游戏里的玩具

惟有无限是存在而真实的；有限是短暂而虚假的。

在超越中的**原始心血来潮**使无限似乎降入表面有限的领域。这是**神圣奥秘**和**神圣游戏**，其中无限意识在一切的有限意识层面永远地游玩着。

我是无限意识，渗透且超越了一切的受限意识状态。最原初与最终极的意识范畴——比如说石头或圣人——离我是等距离的，因此一切万物都能够平等地接近我。我就是**道**。

对**道**的不动摇忠诚是医治带印象意识之疾病的真正良药。我的一些爱者因摇摆的信心而不能理解这一点，四处奔走寻求**自由**。这对于我则成为找回他们的问题，其他人不明白我为何给这些人如此多的关注。

儿童有很多玩具，他对一些玩具的喜爱甚于其它，有一个玩具是他极为珍爱的，以至于睡觉时都不愿与之分开。若是有人将他的一个心爱玩具拿走，他一定要夺回来，若是一个玩具坏了他要求把它修好；即使用另一个更贵重的玩具也无法安抚他。

我也是一样。我是个孩子，我的游戏场是宇宙。万人万物都是我的神圣游戏中的玩具——与我的存在与能力相比，一切万物都是无生命的玩具，但他们是我用爱赋予其生命活力的玩具。

一切万物都平等地属于我，我自始至终生活在每一个人内里，但有些人对于我更加亲爱，若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从我这里被弄走，我必须把他找回来。其他人无权惊异为何我对这个人表现出如此多的关心。

44 惟有神是

无限意识是无限的。它绝不可能在时间或空间里的任何一点减少。由于是无限的，无限意识包括了意识的每一个方面。无意识是无限意识的一个方面。因此无限意识包括了无意识。它维持、覆盖、穿透无意识并且给它提供一个目的。无意识从无限意识里流溢出来，并且被它所吞噬。

我毫不含糊地宣称我就是无限意识；我能够这样宣称，因为我是无限意识。我是一切万物，我又超越了一切万物。

我一直意识到我是你，你却从未意识到我在你里面。日复一日我支持着你且分享着你的意识。现在我要你支持我，以便有一天你能够分享我的意识。

人意识不到他实际上拥有从不止息的持续的有意识体验——神是万物，其它一切皆空无；对这样的人而言，万物是万物。空气是。水是。火是。土是。光明是。黑暗是。石头是。金属是。植物是。虫是。鱼是。鸟是。兽是。人是。善是。恶是。痛苦是。快乐是。这个“什么是”了无止境——直到他达到空无是，并即刻证悟到神是。

要让人在一切情况下都接受且坚持接受神是，是不容易的。即使他坚定地接受了神是之后，要他证悟他所坚定地接受的东西，也是极

其困难的，虽然不是不可能的。证悟意味着他不是完全意识到他是人，而是完全意识到他是神，曾是神，一直是并将永远是神。

自觉或不自觉地，人一直在寻求着目标——证悟他的真我。离人最接近和最内里的是他的灵魂，但幽默之处在于他感到离它非常、非常之远。他通往目标的旅程似乎了无终结——经由生死的无数个主道与支道，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距离可穿越。在人体中获得整全意识之后，他已经达到了目的地，因为他现在拥有可完全意识到其灵魂的能力。但他仍然不能证悟这个神圣使命，因为他的意识仍旧完全聚焦于其倒置、受限、有限的小我——心。讽刺的是，后者曾一直是获得意识的媒介。

在知道他是谁之前，人不得不抛弃他在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漫长旅程中背负上的大堆虚假知识。惟有通过爱，你才能开始抛弃，并最终结束你的全部无知。神爱渗透一切的幻相，无论多少的幻相都不能削弱神爱。开始爱那些你不能够爱的人，从而开始学着爱神。你将发现在服务别人时，你是在服务你自己。你越是心怀善意与慷慨去念记别人，你就越少想到你自己；当你完全忘记自己时，你将找到我——一切爱的本源。

放弃所有形式的鹦鹉学舌。开始实践你真正感到是真正的，公正地感到是公正的任何事情。不要炫耀你的信心与信仰。你不必放弃你的宗教，而是必须放弃对纯粹仪式教规之外壳的执著。要想达到作为一切宗教基础的真理内核，就必须超越宗教。

在无止境的时间中，神的最大礼物在沉默中不停地给予。然而，当人类全然不闻他的沉默之雷鸣时，神便化身为人。不受限者承受起有限性，以震撼被摩耶迷醉的人类觉知自己的真正命运。他利用自己的肉身做宇宙工作，一旦目的达到便丢弃之，作为最后的牺牲。

神一次次地以不同的形体来临，一次次地用不同的言语和不同的语言，道出同一个真理——但有多少人做到了？非但不让真理成为其生命呼吸，人们反而进行妥协，一次次把它弄成机械的宗教——在困境里可依靠的方便手杖，慰藉良心的香膏，可跟随的传统。人类无能力实践神的话语，这使它们成为笑谈。有多少基督徒遵循基督的教诲“打左脸给右脸”或“爱邻如己”？有多少穆斯林遵循穆罕默德的训诫“视上帝高于一切”？有多少印度教徒“不惜一切代价执起公义的火炬”？有多少佛教徒过着佛陀教导的“纯然慈悲”的生活？有多少琐罗亚斯德教徒“诚实地思想，诚实地讲话，诚实地行动”？神的真理不能被忽视。因为人类确实忽视之，才造成巨大的不良反应，世界陷入痛苦的熔炉：仇恨，冲突的观念和战争；以及大自然的反抗——洪水，饥荒，地震和其它灾难。最终，当痛苦的浪潮泛滥时，神再次以人身显现，来引导人类消灭自造的罪恶，使之重新确立于真理之道。

我的**沉默**和即将发生的**沉默**的打破，是为了把人类从极度的愚昧势力中拯救出来，并且实现世界大同的神圣计划。我的**沉默**的打破将向人类揭示神的普遍一体性，这将带来人类的博爱。我的**沉默**必须打破。我的**沉默**必须很快打破。

45 骤变

当原子“分裂”时，无限的能量被释放出来。同理，当我的沉默打破，当我发出“**道言（WORD）**”时，无限的智慧将被释放。

原子弹袭击地球时，会造成广大的毁灭。同理，当我说出的“**道言**”袭击宇宙时，也将出现巨大的物质毁灭；但还将发生巨大的灵性骤变。

46 被念记与被遗忘者

我是罗摩，我是克利须那，我是这一个，我是那一个，现在我是美赫巴巴。在这个血肉之躯里我是那同一个至古者，唯有他永远地被崇拜且被忽视，永远地被念记且被遗忘。

我是那个至古者，他的过去被崇拜与念记，他的现在被忽视与遗忘，他的将来（**来临**）被人们以巨大的热情和渴望所期待着。

47 问题与答案

只有一个问题。一旦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没有什么再问的。那个问题即**原始问题**。对于该原始问题，只有一个**终极答案**。但在那个问题与其答案之间，却有无数的错误答案。

从无间断的无限之深处，涌现出“**我是谁？**”之问题；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我是神！**

神是无限的；他的影子也是无限的。在一体中实在是无限的；在多重中幻相是无限的。产生于无限一体性中的那一个问题，流连于各

种答案的无限迷宫里——这些答案是它自身的扭曲回声，发源于无限空无的空洞形体。

只有一个原始问题，对它只有一个原始答案。在该原始问题与原始答案之间，却有着无数的错误答案。

这些错误答案——比如我是石，我是鸟，我是兽，我是男人，我是女人，我伟大，我渺小——逐一被接受、检验与放弃，直到问题达到正确而终极的答案，**我是神**。

48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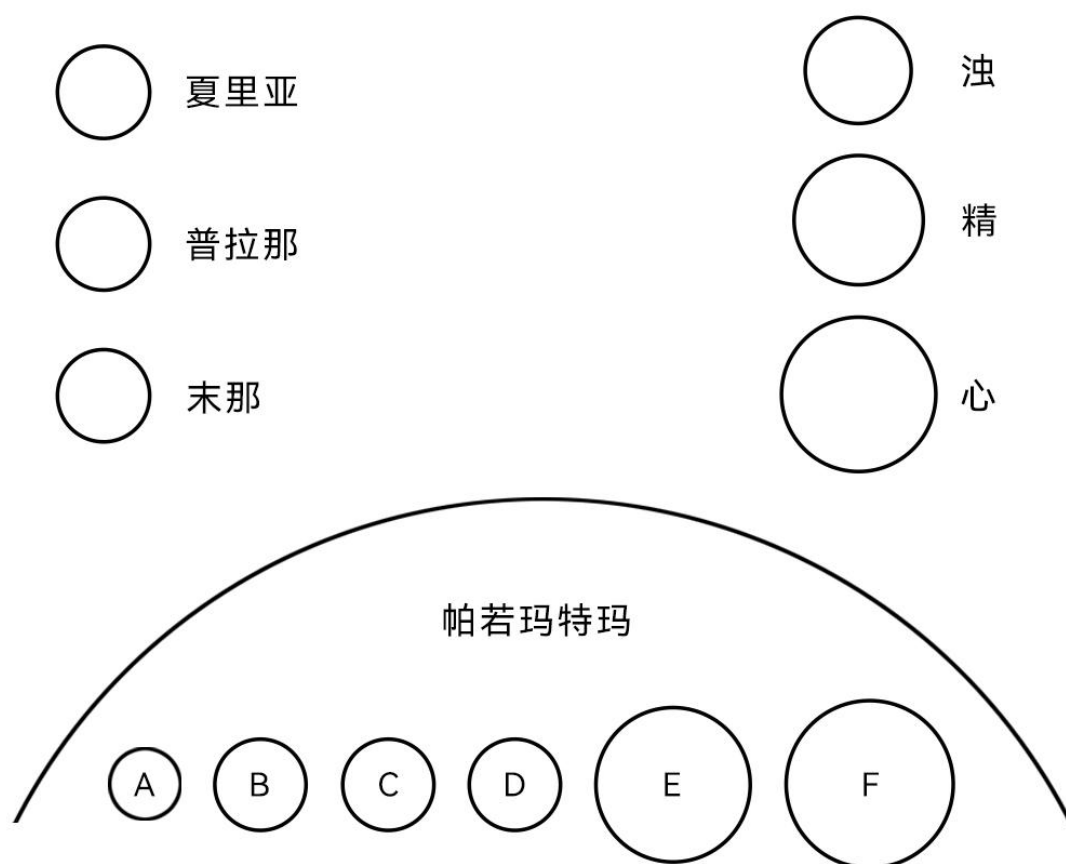
浊层面（Anna-bhumika）=100%神：1%神性=产生对大我的倾向。

精层面（Prana-bhumika）=100%神：25%神性=获得对大我的灵感。

心层面（Mana-bhumika）=100%神：50%神性=通过大我获得觉照。

实在层面（Vidnyana-bhumika）=100%神：100%神性=证悟**大我**。

49 帕若玛特玛里的无数阿特玛



从 A 到 F，所有的阿特玛（Atma）皆在帕若玛特玛(Paramatma)里。

A 阿特玛意识不到夏里亚(Sharia)、普拉那(Prana)和末那(Mana)，也意识不到自己（阿特玛），不能体验浊、精和心界，也不能体验帕若玛特玛。

B 阿特玛意识到夏里亚，但意识不到普拉那和末那，也意识不到阿特玛。体验浊界，但不能体验精和心界，也不能体验帕若玛特玛。

C 阿特玛意识到普拉那，但意识不到夏里亚和末那，也意识不到阿特玛。体验精界，但不能体验浊和心界，也不能体验帕若玛特玛。

D 阿特玛意识到末那，但意识不到夏里亚和普拉那，也意识不到阿特玛。体验心界，但不能体验浊和精界，也不能体验帕若玛特玛。

E 阿特玛意识不到夏里亚、普拉那或末那，却意识到阿特玛。不能体验浊、精和心界，却体验帕若玛特玛。

F 阿特玛意识到夏里亚、普拉那或末那，还意识到阿特玛。体验浊、精和心界，还体验帕若玛特玛。

A、B、C、D 都处于帕若玛特玛，却意识不到阿特玛（大我），不能体验帕若玛特玛。

E 和 F 同样在帕若玛特玛里，但却意识到阿特玛，并且体验帕若玛特玛。

阿特玛的 E 状态是阿特玛的目标。

总而言之，A（意识不到夏里亚、普拉那或末那）为了获得 E 状态（同样意识不到夏里亚、普拉那或末那），必须经过 B、C 和 D 状态（意识到夏里亚、普拉那或末那）。

所有的阿特玛都在帕若玛特玛里。帕若玛特玛是无限的。在无限的帕若玛特玛里有无数的阿特玛。因此：

A 是永恒无限的。

B 是不可计数的，并且包含了浊显现，从一粒微尘到人类，全部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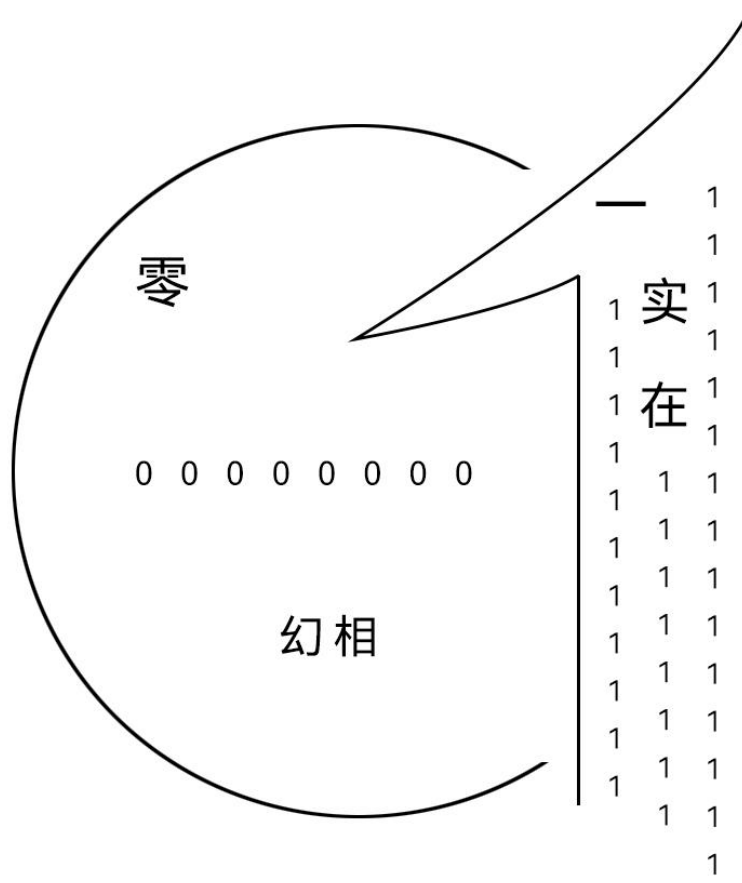
C 包括有限数目的有精意识的阿特玛。

D 包括少数——有心意识的阿特玛。

E 包括更少数——成道的阿特玛。

F 包括五位库特博（Qutub），一些吉万莫克塔（Jeevanmukta）和一些帕若穆罕萨（Paramhansa）。

50 一与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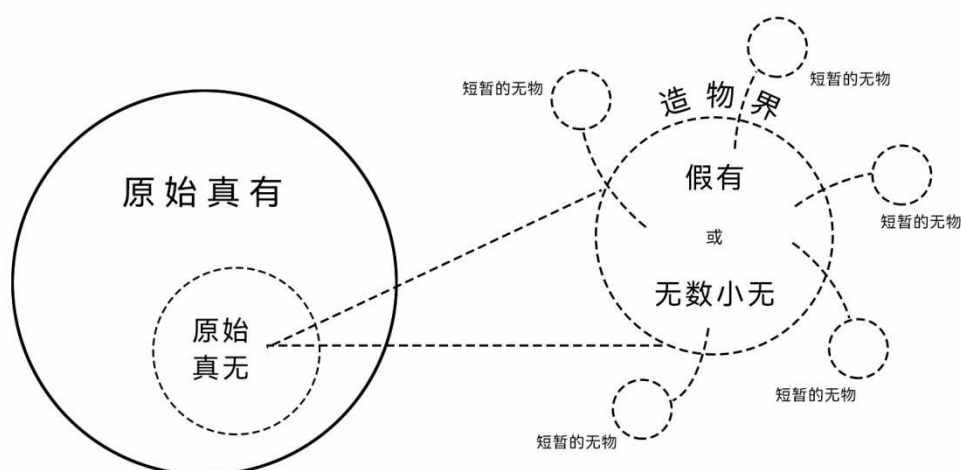


神通常被说成是一。我们把一这个词用作多的反面。我们用一命名实在或神；我们用多命名幻相或造物界。

然而，严格说来，没有什么数字，甚至一，能够描述不可分地独一无二的一。甚至称之为**一**也是不对的。我们不把海洋称作**一**。它只是海洋。**一只是**。

一是一个完整体并同时是**一**之内的一系列的小**一**。幻相是**零**并同时是**零**之内的一系列的小**零**。这些小**零**没有价值，除了根据它们与**一**的关系而定的虚假价值外。事实上这些小**零**并不存在——它们的存在仅仅是**幻相——大零蛋——**中的表象。

51 唯一原始真无



原始真有是无限与永恒的。作为一切，它把**原始真无**囊括于自身。**大无**是**大有**的影子。

实质（**大有**）是无限而永恒的，因此其影子也必然是无限与永恒的。有时影子似乎很小，有时似乎伸展成巨形。但即使当它似乎消失时，它仍然潜在于**实质**之内。

从包含于大有内的大无里，投射出无限而永恒的空无——造物界，或者说假有。

原始真有是一体、无限与永恒的。在真有中的原始真无也是一体、无限与永恒的。但从真无中投射出的假有——包括了造物界里的无数小无或万物——却固有地且无止境地是二元的。

在这些小无之内，是无数的暂时乌有，诸如，你怎么了？没什么。你吃了什么？没什么。你手里是什么？没什么。你看见了什么？没什么。因此，从无限唯一原始真无中投射出的假有的无数小无，对空无的体验的作用与反作用是无止境的。

原始真有无限与永恒的；在它里面是原始真无。无数的小无从唯一原始真无中显现出来。从这些小无中不停地流溢出短暂的无物。因此在唯一原始真无之内存在着小无和什么都不是的无物。当你将这些无物与唯一原始真无相比时，它们的确是什么都不是。

大无在大有内；没有大无，大有则不会完整。

大有里的大无产生出似乎是万物的无物。因为大无是，所以万物似乎是。

在造物界一切地方的一切活动，都只不过是有的游戏。当这个活动彻底终止时，大无遍及一切。你获得这个大无时，便得到大有。因此，相对而言，大无即大有，而我们所称作的万物乃是无物。

52 创世的过程

神是无限与永恒的。他的**想象**也是无限与永恒的。神的**想象**是无止境的，作为其**想象**结果的**造物界**，也无止境地扩展着。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有限想象来想象这个**想象**呢？他的最高想象力（智力）永远不能给他带来最丝毫的对神的**想象**的概念。而神的**实在**则超越了这个。当你连神的**想象**都不能想象时，该是多么更加绝对不可能测量他的**实在**啊。

在所谓的空间里，无数的宇宙不断地被创造、维系与毁灭。只要神继续想象，这个创造过程就会持续下去。当神的**想象**暂时停止时，造物界便撤退与融化（摩哈普若拉亚）——如在永恒中的那些片刻，当神撤入熟睡状态时（正如一个人熟睡时其想象停止那样）。

创造、维系与融化皆基于愚昧。事实上没有**创造**之类的事情，因此**维系**和**融化**实际上从不发生。整个宇宙本身毫无基础，除了愚昧之基础外。

愚昧相信：宇宙是一个实在；生、死、老、富贵、荣誉是真实的。

大知知道：宇宙是一场梦幻。唯有神是真实的。

53 物质主义的梦幻

世界的状况，无所不在的争夺和不确定，对所有一切情形的普遍不满与抵抗，表明物质完美主义之理想是一场空梦，并且证明了超越物质性的永恒实在的存在；因为倘若这个实在不存在，那么科学给亿万人所带来的更多物质福利，就应该带来知足和满意，科学投射于总

体意识里的巨大想象就应该释放幸福。人类认为从未有过现今如此多的成就和所承许的更大成就；然而事实是从未有过如此广布的厌倦、不满和悲惨。科学的种种承诺被证明是空洞的，其视野是虚假的。

唯有实在是真实的；唯一可以说的**真正**事情是，实在永存，一切非真实的东西都不存在，除了作为幻相外。在心灵最深处人们知道这一点，虽然他们一时被幻相的虚假承诺所迷惑并把它们视为真实，但唯有实在才能满足他们，其它一切都不能够；他们厌倦于虚假想象的几乎无限的游戏渐已带来的痛苦。这就是一般人目前的状况。连我都感到厌倦与难受。我是自由的，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因为如佛陀所说：‘我永恒地自由，永恒地受缚。’我因人类的枷锁而被束缚，因他们的厌倦悲哀而厌倦悲哀。最伟大的科学家也越来越对超过其想象的知识领域所困惑，为他们的发明所可能释放的后果而惊恐。而他们承认其彻底迷惑并且肯定该永恒实在（人们称之为上帝，不可用智力接近之）的时候已为期不远。

虽然一般人已彻底厌倦于被物质主义承许的奖赏所欺骗，并且似乎否认神的存在和对一切失去信心——除直接的利益外，但他们从不会真正失去对神的天生信仰，不会失去对超越一时幻相之实在的信心。他的表面怀疑和失去信心只是出于头脑的绝望，这并不能触及他的心灵。看看彼得吧。他否认了基督。绝望让他的头脑否认，但在内心他知道基督是其所是。一般人从不会失去信心。他就像是一个人爬山到了一定距离，感到寒冷和呼吸困难，又回到山脚。但是科学的头脑继续往山上爬升，直到其心灵冷冻并死亡。然而这个头脑会越来越被仍

然超越它的广大弄得惊愕，它将被迫承认其自身追求的无望，并且转向神——实在。

54 当下

天文学家从亿、兆、亿兆年的角度谈论时间。即使这些数字也不适于他们的数学计算，他们可能需要打造新的术语。

假若我试图用天文学术语来解释时间的始末，那也绝不能描述永恒中时间的开始与结束。

相对于时间中的每一个点，总是有一个“之前”，并且总是有一个“之后”。过去之“昨天”和将来之“明天”有赖于时间中的一个点，即永恒中此刻的当下。

一个人在想入非非中，去想象永恒中此刻当下的开始与结束，他至多可以对某个时间度量进行加或减；但这只不过是对零的添加或减少。在时间的流动中，无论多少的摇摆，即便是亿万个时间周期，也不能对永恒中当下的始末给出丝毫的概念。

55 是

在实在里唯有一。在幻相里有多。之所以对一神还是多神有如此多的混乱不明，是因为神是如此无限地为一。

甚至说“唯有一个神”都是错误的。神无限地一体，因而他不能被称作“一”。一个人只能说，一是。“神”这个词只是试图给那个一赋予

一个名字，事实上他没有名字。甚至说神是一，也暗含着二的可能性。说有很多神，乃是疯狂。

神是那个扮演着无数角色的一。譬如，你们有人闭眼坐着，在想象中创造出无数的事物，在这个想象行为中他维持着它们。然后他睁开眼，从而毁灭了他曾在想象中创造并维系的一切事物。就这样同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创造者，维系者和融化者。

再譬如，另一个人在熟睡——这是神的原始状态——人们说他在睡眠；但在熟睡里他连自己是自己都意识不到。他醒来时，人们说他醒着；他刷牙时，人们说他在刷牙。人们看见他行走，跑动，讲话，唱歌，等等，他只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不可能是多于一。因为他是唯一。

我们唯一能说的是：神是，或者说一是。

存在着两个事物：一与多。我们把一称为神；我们把多称为幻相。为什么？因为在实在里唯有一是。即使把这个一叫做“一”也不对——一是。

56 无限个体性宣称不分一体性

在不可分一体性之无限海洋的浩瀚中，没有分别的可能性。那么在不可分里怎能容纳个体性呢？在不可分不受限的实在海洋里，每一个完全觉悟实在的水滴怎么可能个别地宣布：我是海洋！

水滴被激起意识的那一刻，它将自己分离成单独的实体，并且获得个体性——虚假的“我是”性。这个苏醒的“我”被笼罩于虚假性里，

其意识依其印象和表现领域每增加一步，虚假性也随之增加。这个最初帮助水滴在不可分海洋里建立起个体性的虚假性，则成为永久的阻碍，阻止水滴认识自己是海洋。“我”必须摆脱虚假性，才能证悟它真正是谁。

在道途的终端，凭借至师的恩典，终于达到目标时，该虚假性也被完全去除，唯有“我”保留下来，连同无上的自知——说，我的虚假离开了——我是神！

这样，当每一个个体水滴脱离其有别于海洋的虚假觉知时，它宣布自己是无限不可分的海洋。在其虚假性、其自身的虚假性消除的一瞬间，水滴宣称其无限个体性。它随即有意识地与不间断地永恒体验着自己是独一无二：全能、无限与不可分的帕若玛特玛。这就是“我是神”状态。这就是每一个阿特玛，从其意识永远卸去虚假性（印象）的瞬间，宣称自己是帕若玛特玛——绝对上帝——的方式。

57 三种状况

神体验三种意识状况：（1）他的原始状态；（2）无助；（3）全能。

原始状态

在这个状态，神意识不到其无限能力、喜悦和存在，他完全处于和平状态。该状态可以被适当地比作人的熟睡状态。

无助

在这个状态，神也意识不到他是无限的，他在人体中体验无助。他不停地担忧某个事情。他得不到安宁。由于数不清的烦恼和问题，他一直试图寻求他的原始状态。为此，他通过陶醉来引发遗忘。他想忘掉一切。在其无助状态中，他的首次遗忘经历对他产生极大效果，以至于他无比地渴望再次回到他所体验的忘却中。他试图通过睡眠来重获这种状态。因此睡眠成为绝对的必要。

但在睡眠里他是无意识的，他不能够把遗忘体验带回觉醒状态；因此他无法解决无助的问题。

全能

他的无助逐日增长。它变得无局限时，便结束于全能状态。在该状态神有意识地忘记曾有过有限的个体性，并且知道他自己乃是无限的存在、至乐与全能。

58 真理属于神，律法属于幻相

有两样事物：真理与律法。

真理属于神，律法属于幻相。

幻相无限广阔，但它受法则所统治。无人能逃脱的“因果律”即属于这个法则。

法则是束缚。真理是自由。

法则维持无知。真理维持实在。

法则统治着将你束缚于幻相的想象。

真理把你从幻相中解脱出来。

虽然想象的本性是猖獗肆行，但它却被局限于由奴役律所制造与维持的明确精准的束缚模式里。

一旦想象终止，法则的枷锁就被打碎，在对真理实现中，自由被体验。

一个人靠自身，是不可能战胜法则的运作并且融入真理的。只有那些与神合一的人，才能带你超越法则的界限，并且让你体验自由——真理。

59 大知、大能和至乐的影子

神有三个无限方面：大知，大能和至乐。正是从这三个方面，人得到其三个有限方面：心，能量和物质。

神的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至乐依赖于大能，大能依赖于大知。同理，人的三个方面也是相互联系的；物质依赖于能量，能量依赖于心。

作为人，你乃是由这三个有限方面（心-能-物质）构成的一个同质实体，它们仅仅是神的三个无限方面（大知-大能-极乐）的影子。

60 世界是座牢狱

世界是一座牢狱，其中**灵魂**体验到自己被囚禁于其浊-精-心体的铁栏内——**灵魂**，永远自由，独一主宰和无上之主！幻相的掌控是如此强大，以致**灵魂**体验到自己是奴隶而非**灵魂**。

幻相完美地上演主的囚禁，且令人信服地确立其奴役，甚至当至师赐予恩典的那一刻，灵魂还体验到自身冲破从未存在过的牢狱铁栏。

灵魂的表面囚禁变得令人窒息，无法忍受，以致它——凭借至师的恩典——切切实实地挣脱自身；狂喜感之强烈恰如之前的窒息感。对囚禁与释放二者的体验皆属于幻相；但对终极自由的体验却属于实在。这时被解放的灵魂持续且永恒地体验其自身的无限自由。

只要灵魂体验束缚，世界便存在；当灵魂证悟自己即实在时，世界便消失——因为它从来不是。灵魂体验到自己乃是无限与永恒的。

61 无限存在中的无目的

实在即无限永恒的存在。

因为存在是真实、无限与永恒的，所以它没有目的。

存在存在着。它作为存在而不得不存在。因此存在，实在，不可能有任何目的。它仅仅是。它是自存自有的。

在存在里的一切事物——万物和众生——都有一个目的。一切万物和众生都有一个目的，且必须有一个目的，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存在着。他们的存在本身证明着他们的目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丢弃那个目的，也就是说，变得无目的。

无目的属于实在；有目的即迷失于虚假中。

一切事物皆因其目的而存在。目的完成的那一刻，一切都会消失，存在显现为自存自有的大我。

目的预设了一个方向，而作为一切万物且无处不在的**存在**则不可能有任何方向；方向必须总是在空无中，且不能引向任何地方。

因此，有一个目的即制造一个假目标。

惟有爱才摆脱了一切的目的，**神爱**的火花燃烧掉一切的目的。

造物界里的**生活目标**即达到无目的，此乃**实在**之状态。

62 心意识

那些在心层面的人意识不到浊或精层面。那么在心层面的人怎么能够说话、吃、喝等——总之，像浊层面的常人一样行动呢？

这如同我们听说人们在睡中行走或吃、喝、写字、偷窃等，但他们绝对意识不到在做这些浊行为一样。人在睡中说话并不罕见。他身边的人都能听见他在睡中说话，但他本人却觉知或意识不到自己在说话。同理，那些在心层面的人也完全意识不到浊、精行为和领域，虽然他们的一切浊、精行为都产生于其思想和感情——心的作用。

那些在心层面的人，虽然制约着精和浊层面的其他人的思想和由之引起的行动，但却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浊和精行动。这是因为浊或精之类的事物对他们并不存在。他们的意识与浊和精领域彻底割断与脱离。例如，一个普通人只能说自己是人，因为他认同于浊体。他有浊意识，他的生命意识仅仅直接与浊体（**sharira**）联系。另一个在精层面的人只能认同于精体（**prana**），而又一个在心层面的人只能认同于心体（**mana**）。作为末那（**MANA**），心层面的这个“心的化身”

阿特玛绝对不可能与夏里亚（Sharira）或普拉那（Prana）认同；他已彻底脱离了浊和精体，不能体验浊和精领域。

例如，我们设想印度代表浊界，英国代表精界，美国代表心界。如果甲在印度，他则充分意识到印度，对英国和美国毫无意识。当甲到英国时，他显然既不在印度又不在美国。他现在完全离开了这两个地方。他像从前一样拥有整全意识，但这同一个整全意识现在完全绝对地在英国。印度彻底脱离了他的意识轨道，而美国尚未进入之。

同理，当甲到美国时，他显然既不在印度又不在英国。他现在完全撤离这两个地方。他像从前一样继续拥有整全意识，但这同一个整全意识现在完全绝对地在美国。印度和英国彻底脱离了他的意识轨道。

也可以把意识比作信号灯或火炬的光。被火炬光照亮的区域代表具体的意识层面。设想分别代表心、精和浊层面的 **M**，**S** 和 **G** 三个区域处于距你越来越远的地方；它们开始时都处于完全的黑暗里。

当火炬光照向离你最远的 **G**（代表浊层面）时，这个区域便在光的直射下，被充分照亮，紧邻地带因那个聚光的反射而被微弱地照亮。**S** 和 **M** 区域仍在完全的黑暗中。

如果把这个光更近地移向你，集中在 **S**（代表精层面），那么 **G** 区域便留在完全的黑暗里。现在只有 **S** 被充分照亮，反射的微弱光亮已转移到新的聚光区。

如果把同一个光进而向你移近，集中于 **M**（代表心层面），那么 **G** 和 **S** 区域都被留在完全的黑暗里。现在是 **M** 接受充分直接的光焦

点，只有它被完全照亮；而反射的微弱光亮自动地抛在这个新的聚光区周围。

当同一个光最终更近地移动，不仅朝向你，而且直照在你身上时，乃是你自身被完全照亮，而所有的三个区域，G，S 和 M，都处于完全的黑暗中。你因而仅仅完全意识到你自己。这种最终对着你的大我的聚光（意识）即是目标。这就是大我觉照，或者说证悟上帝。

在心层面的人所做的任何行为，从浊意识或精意识阿特玛的角度观察，都只不过是某个心行动的浊或精显现。你在浊层面所看见的心层面的人所做的表面浊行为，仅仅是那个心功能的模式在你自身的浊意识屏幕上的传译。因此，在心层面上的人完全脱离了浊和精，并不像在浊层面的人一样说话、吃、喝；虽然他似乎在做那些事情。当你看见这样一个人吃、喝、说话等时，那只不过是你对他的心活动反射的浊解释。

例如，你看见月亮倒映在湖中，只要你的视线朝向湖，在一切方面，它就在水中。

但月亮不在水里。在水中的是月亮的倒影；月亮好像在水中。

所以，在心层面的人的意识也不在这儿。在这儿的是其意识的反射；但他好像是意识到浊层面。

当心层面的人行动时，那个行动不能被任何一个只有精或浊意识的人所理解。对同一个行为，精层面的人和浊层面的人会根据他们各自的意识，给予不同的解释。

简言之，在心层面的人的心的功能，被在浊层面上的你接收时，经由你的浊意识渠道，以你的觉知范围或理解能力所熟悉的形式或运动达到你。

63 阿瓦塔的工作方式

阿瓦塔主动承担宇宙苦难，但他在这个巨大重负之下，由他的无限极乐和无限幽默感所支撑。阿瓦塔是宇宙的轴心或者说支点，进化之磨石的磨棒，因而对万人万物都负有责任。

在时间的每一片刻，他都能够个别地或集体地完成其宇宙责任的无数个方面，因为他的行动绝对不受时间、距离和感官的此时此刻所限。他在浊层面做某个具体工作的同时，还在所有的内层面上工作。与常人的行为所不同的是，阿瓦塔在浊层面上的每一个行动，都给不同的意识层面带来无数的与深远的结果。他在内层面的工作是无须努力的，且自动地持续着，但浊本身的性质则决定了他在浊层面的工作要求巨大努力。

一般说来，普通人的每一个行动都受着某个具体的目的驱使；它一次只能击中一个目标，并且带来一个具体的结果。但对阿瓦塔而言，他乃是每一个人和物的中心，因此他在浊层面的每一个单独行动，都会给一切地方的人和物带来一系列的不同结果。

阿瓦塔在浊层面的行动，就像发电站总闸的开启，它立刻同时通过很多线路释放出巨大能量，带动各个服务分支，如工厂、电扇、火车、电车，城乡的照明。

阿瓦塔的一个普通的身体行动，在内层面释放出巨大的力量，从而成为一个工作链的始点，其反响和含义显现于所有的层面，并且具有宇宙性的范围和效果。

宇宙里的一切万物都是，从本初就一直是，神圣的原始心血来潮的具体物化，该心血来潮不可取消地运作着，无欠缺，无偏差，无失败。它是根据原始心血来潮流出的模式，在造物界之影片的意识屏幕上的展现，一集接着一集。尽管如此，当作为神人的神扮演观众的角色时，他则能够按照他的阿瓦塔式的心血来潮，改变或取消从原始心血来潮就注定的事情或事件。但这个阿瓦塔式心血来潮的产生本身，乃是原始心血来潮内在固有的。

苏非教徒把夸扎（Qaza，注定的事件）与夸达（Qadar，冲动或“偶然”的事件）加以区分。阿瓦塔或库特博的行为是冲动型的，且产生于他们的无限慈悲；该心血来潮的作用是缓解僵硬的决定论，并赋予它美丽与魅力。

库特博的行动对前定的神圣计划进行修改，但它们的范围是有限的。而阿瓦塔的干预则带来世界规模的修改。例如，假设神圣规定1950年发生战争。它必须在预定的时间发生，跟随的一连串事件将准时地满足当前的时间表。然而，如果那时阿瓦塔肉身在世，他可能会行使夸达，通过浊层面的某个具体行动免去这个灾难。因此，在自然律则的无情运行中，能够进入不可解释的神圣善变，在人类史册上写下和平而非战争。卡比尔曾说：

“啊，卡比尔！命运的线条从未被罗摩抹去；他无所不能，且能改变命运，但他从不会这么做，因为他对自己的计划已做了充分考虑。”

阿瓦塔通常不会干预人类命运的运作。只有在严重需要时他才那么做——他从无所不包的角度，认为绝对必要的时候。因为在规定与印记的模式上，每一个线与点都是互为依存的，单一的更改都会意味着无尽头的可能性与事件链的动摇和重接。对提前画定的命运线的最小偏离，不仅要求在有关个体的直接轨道内做无穷的调整，而且其无终止的反响还涉及到因以往业相而有关联的所有人。

阿瓦塔的心血来潮也是神圣命运的一部分。夸扎为阿瓦塔的“偶然”干预提供了绝对必要，这种干预的不可预测性本身，在夸扎里也被预设——以便他的无限慈悲（他因之才加以干预的）不被否认。

在阿瓦塔心血来潮的运作中，不存在丝毫的偶然因素。心血来潮行动的目的是完美的，其结果是准确的。

如下面的故事所示，一个普通人的心血来潮被表现时，可能产生出乎预料的后果。一个醉酒者路过一棵木苹果树，突发奇想，欲品尝一下木苹果。醉酒者通常不喜欢酸东西，因为它抵消酒的功效，所以此人想吃木苹果纯粹是心血来潮，它独立于思想或真正愿望。他捡起一块石头，朝树上掷去。石头错过苹果，砸死一只鸟，吓走其它很多鸟，并落到在树下休息的旅人头上。因此，醉酒者的这个随意表现不仅没能实现心血来潮，反而带来完全在预料之外的后果。这个心血来潮纯粹是无关联的突发奇想，由此产生的行动也与目标毫不相干。

在阿瓦塔心血来潮的行使中，这类事情绝不会发生。它产生于慈悲和完美性的表现，因而具有完美的目的与结果。

64 忘却并宽恕

人们求神宽恕。但神是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物，要他去宽恕谁呢？对受造物的宽恕已经存在于他的创造行为中。但人们依然请求神的宽恕，他则宽恕他们。然而，他们不是忘却其祈求宽恕的事情，却忘记神已经宽恕了他们，反而记住已被宽恕的事情——从而滋养恶行的种子，使之再次结果。他们一次又一次祈求宽恕；大师一次又一次说，我饶恕。

然而，要人们忘记所做的错事和别人对他们做的错事是不可能的。他们因无法忘却而难以宽恕。但宽恕乃是最好的善举。（一个人富有时给穷人施舍钱物较容易，而宽恕却很难；如果能做到，它却是最好的事情。）

人们非但不努力相互宽恕，反而相互打斗。他们曾一度用双手和棍棒厮打。后来用长矛和弓箭。后来用枪支大炮。再后来他们发明了炸弹和轰炸机。如今他们造出能毁灭数千里外百万人的导弹，且准备使用之。使用的武器改变，人类的侵略性却依旧。

目前人们计划登月。第一个到达的人将插上自己的国旗，那个国家会说，它是我的。而另一个国家会质疑这种宣称，他们便会在地球上争夺对月球的占有权。无论谁到那儿将发现什么呢？仅仅是他自己而已。人们若去金星，也会发现除他们自己之外什么都没有。人类无

论是飞进外空，或是潜入最深的海底，他们将发现原来的自己，未曾改变，因为他们不会忘记自己，也不会想到去实践宽恕的美德。

对他人的统治绝不会使人改变自身；他的征服越伟大，头脑告诉他的断言就越强固——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没有神。他依旧与绝对全能的神分离。

当同一个头脑告诉他，存在着可被称作神的**某物**，并进而促使他寻求神，以可能面对面见神时，他就开始忘记自己并且宽恕别人，无论他们对他做过什么。

当他宽恕了每一个人并且全然忘记自己时，他便发现神已经宽恕了他的一切，他并且记起自己实际上是**谁**。

65 无知的化身

神是不可分的一，无分别地存在于万人与万物里。

那么是什么引起了表面的分别？分别本身并不存在，却因无知而存在着分离的外表。这意味着一切万物都属于无知，每一个人都是无知的化身。

海洋里的一滴水与海洋并不分离。给它赋予分离表象的乃是水滴上的泡沫，而当泡沫破裂时，水滴就不是，不可分的海洋**是**。

当无知之泡沫破裂时，自我便证得它与不分大我的一体。

发自真理本源的言语具有真正的意义。但是当人们把这些言语当作自己的话说出时，言语则变得毫无意义。